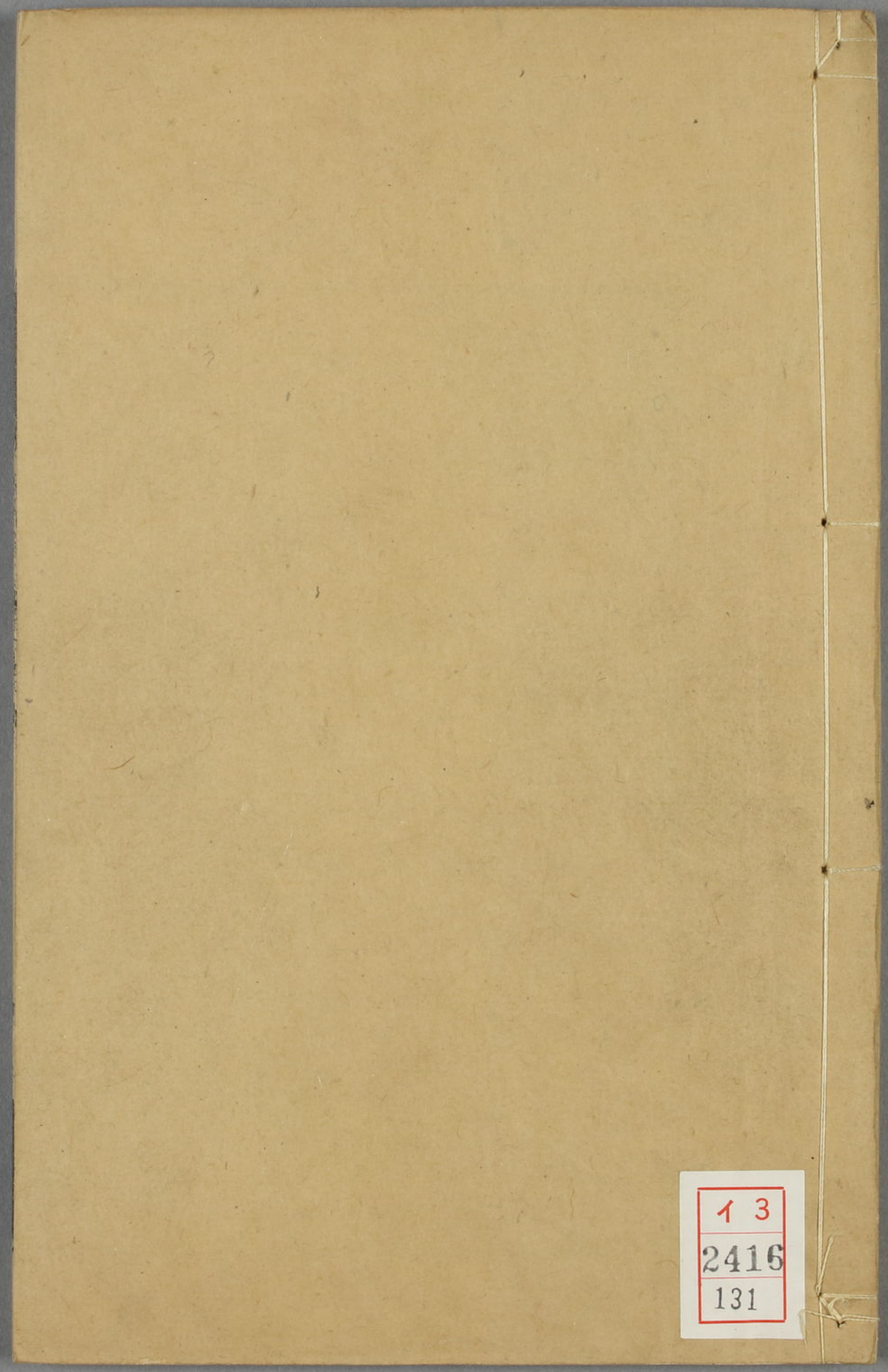




1 3
2416
131



13
2416
131

隱逸一

增 易曰龍德而隱者也　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原 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增 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又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又曰肥遯无不利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原 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增 書曰君子在野　禮曰君子隱而顯　原 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增 漢東方

半澤文庫

〈2004-691〉

朝傳曰世之處士翹然無徒廓然獨居　三國志管寧傳曰龍鳳隱耀應德而孫明哲潛遯俟時而動　晉謝安傳曰恬居塵外高謝人寰嘯詠山林遊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舉　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　晉書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世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罳埃以卑自牧　南史孔淳之傳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不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北史曰古之所謂隱逸者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　唐王績傳曰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　元史隱逸傳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　老子曰道隱無名　原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荀子曰隱於窮簷陋屋三公不能與之爭名　莊子曰君子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楊子曰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抱朴子曰棄赫奕之朝華避儁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埃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户變爲緇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黎蒸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眞噓氣居平味淡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　漢黃憲外史曰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於八珍敝裘麻屨逸於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爲恥矣晉嵇康養生論曰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　唐陳子昂曰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問時士不可得而見高眠終古一笑昔人又曰芝桂爲伍麋鹿同羣軒裳鐘鼎如夢中也　韓愈曰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皮日休曰倨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可動其志桎梏冠冕泥滓祿位　又鹿門隱書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又曰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鸑鷟常見小人哺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明方孝孺曰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處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

卿相之位

隱逸二

原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參乘塗遇牧馬童子黃帝曰異哉請問爲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遊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遊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爲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 魏隸高士傳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爲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 又曰石户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户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

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 增 晉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之告以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魏隸高士傳曰壤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史記老子傳曰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荊楚歲時紀按東方朔瑣語曰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其木為履曰抱香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

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嵇康高士傳曰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反復求之闔乃鑿坯而遁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者楚人也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　又曰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

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妄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　又曰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亥唐者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公與亥唐坐有間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跡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

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御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獨全

魏隸高士傳曰段干木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移勢利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　又曰莊周爲蒙縣漆園吏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之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拽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拽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袁淑眞隱傳曰鬼谷先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寸之陰身被數千之瘢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

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
蓋所居然也　又曰鶡冠子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
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
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絶　魏隸高士
傳曰閻丘先生時齊宣王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
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
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
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晉漢書曰漢興有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
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不至　皇

甫謐高士傳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脩道隱
居不仕曹參爲齊相范陽人蒯通爲參客入見參曰婦
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
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
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
仕願足下禮之參致禮聘二人終亦不仕　原魏隸高
士傳曰田生莞牀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晉嵇康高士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
文帝時宋忠賈誼爲大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
廷必在巫醫試觀卜肆中見季主閒坐弟子侍而論陰

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今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善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之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忽不覺自失　皇甫謐高士傳曰成公者自隱名嘗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閭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又曰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遂不屈而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後漢書周黨傳曰王莽竊位黨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

子居龍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王霸傳曰霸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疾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户連徵不至　謝承後漢書曰龍丘萇吳郡人隱居太山以耕稼爲業公車不應徵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爲郡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自請萇爲門下祭酒教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名之有　後漢書嚴光傳曰光武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灘焉　原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

雲以下莫不造門極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轡鑣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於家　又曰鄭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

後漢書梁鴻傳曰鴻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皇甫謐高士傳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人爲羣郡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于孝廉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屈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就家候之棠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戶下參因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太守開門恤孤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後漢周勰傳曰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

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
翮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　徐穉傳曰穉常為太
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
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
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芧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
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
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王符傳曰符字

節信少好學有志操隱居著書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
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還家謁規規卧不
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
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
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
掖　法眞傳曰順帝西巡田羽薦眞帝虛心欲致前後
四徵君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
自隱絶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
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
師者矣　姜肱傳曰肱字伯淮中常侍曹節白徵肱為

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暨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　申屠蟠傳曰太尉黃瓊辟蟠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龐公傳曰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麤鼠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

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皇甫謐高士傳曰任安少好學隱居不營名利時人號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無爭遂終身不仕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隱於南山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謝使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囂聞矍然不敢強屈　北海耆舊傳曰公沙孚字

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先主屯新野徐庶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寧逆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三國志管寧傳曰時鉅

鹿張蔣潁川胡昭亦養志不仕蔣少游太學後歸鄉里
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
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
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
上蔣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宮三日綱紀白
承前致版謁蔣毓敎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
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
羊酒之禮卒時年一百五歲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
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
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

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
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晉書
孫登傳曰登字公和隱居百泉山文帝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不應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
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
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范喬傳曰喬字伯孫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
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敎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

稟德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　劉伶傳曰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董景道傳曰永平中景道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　皇甫謐傳曰謐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元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為名乎　孟陋傳曰陋字少孤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譙秀

游山澤志存邀逸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歎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　楊軻

傳曰軻少好易長而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遍相宣授劉曜僭

傳曰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東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敝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　郭翻

傳曰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劉驎之

傳曰驎之好

號徵拜太常輒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

公孫永傳曰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踰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皝徵至鄴及見皝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　張忠傳曰苻堅遣使徵忠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故宗堅乃以安車

送之　祈嘉傳曰嘉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牖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錙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貿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　瞿硎先生傳曰先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　謝敷傳曰敷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

國戴達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戴安道旣鷹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續晉陽秋曰達兄逸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　又曰張鷹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原　又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爲傳約亦辦百萬傳隱事差互故不果　增　晉書鄧粲傳曰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沖甲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名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　陶淡傳曰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王隱晉書曰王長字文德少以才學知名放蕩不羈州郡辟爲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

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齧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　晉書陶潛傳曰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類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　桓元傳曰元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

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元隱　南史宋戴顒傳曰顒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與勃並受琴於父中書令王綏常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多名山兄弟游之因留居止勃卒顒出居吳下吳下人士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三吳將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以此多之　宋書宗炳傳曰炳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

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周續之傳曰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貞素思學鈎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王弘之傳曰元嘉四年徵弘之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

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南史孔淳之傳曰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及還乃不告以姓　劉凝之傳曰凝之攜妻子泛江河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宗彧之傳曰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雷次宗傳曰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諸生百餘人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

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朱百年傳曰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　關康之傳曰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漁父傳曰太康孫綽爲潯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有漁父焉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綽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耶綽怪焉遂搴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乃歌曰竹竿籠籠河水汝汝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吳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枻而去　南齊書褚伯玉傳曰伯玉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夫却粒之

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曰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之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史明僧紹傳曰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鑒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顒高卧

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　庾易傳曰易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長史表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硯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翅書格報之　南齊書宗測傳曰測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卒不交言　南史沈麟士傳曰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遊吳興因古墓爲山地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黜劓永乃止　南齊書徐伯珍傳

曰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櫚柏遠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户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　南史何點傳曰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名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

中將帝顧曰乃欲臣老子辭病不起　何胤傳曰梁武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胤謂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禮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梁書阮孝緒傳曰天監十二年孝緒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耶

南史劉訏傳曰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一造孝緒即神交焉訏族兄歛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陶弘景傳曰梁武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北史李景儒傳曰景儒字昭徽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

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　張文詡傳曰文詡灌園爲業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辭不受嘗閒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　新唐書王績傳曰績有田十五六頃在河渚間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名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朱桃椎傳曰桃椎淡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卿正委之地不肯服　田游巖傳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武攸緒傳曰攸緒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錯南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櫻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眥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李白傳曰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自

驁放不自脩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
張旭焦遂爲飲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
四方常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
中旁若無人　溫造傳曰造嗜書少所降屈不喜爲吏
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野慨然有高世志　石洪
傳曰洪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烏重胤鎮河陽求
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
耶　秦系傳曰系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徵辟
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
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　宋史

陳摶傳曰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
爲樂自言常遇孫君仿龐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士也
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歷二十餘
年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
不起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
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賜號希夷先生　种放傳曰放隱終南
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爲廬僅庇風雨得辟穀術別爲
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
乏絕止食芋栗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

咸平六年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
魏野傳曰野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　林逋傳曰逋字君復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仁宗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山堂肆考曰郭延

卿隱居水南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率僚屬訪之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至門延卿道服坐談遂進陶尊果蔌對花小飲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吏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指而告曰留守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更舉觴相向文僖欣然進數杯日入而去　蘇軾方山子傳曰方山子遁光黃間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

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聳然異之　宋史徐中行傳曰中行晚年教授其友羅適以遺逸薦郡守李誥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窺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毀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譙定傳曰定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

杜生傳曰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且問其故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嘗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耳　順昌山久傳曰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蘇雲卿傳曰雲卿

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遁跡湖海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必親造其廬為我致之比帥漕密訪物色有灌園蘇翁者乃屏騎從更服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實几上雲卿勿顧詰朝二客遣使迎伺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金史趙質傳曰質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辟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名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　辛愿傳曰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有詩云黃綺暫來為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元史鐵木兒塔識傳曰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為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　實

默傳曰默隱於大名與姚福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詔之默變名姓以自晦　杜本傳曰本隱武夷山中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名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明宋濂竹溪逸民傳曰竹溪逸民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逸

民輒腰短簫乘小舫湯漾明月中簫聲宛轉若龍鳴簫已逸民扣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見之者歎曰是誠世外人也　劉基傳略曰基以誠意伯歸隱山中惟飲酒奕碁口不言功守令求見皆不得令微服爲野人求基基方濯足令固從之因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終不得見

劉基獨冷先生傳曰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於市山之下居焉樹以桑木有泉一泓蹄高岡而景焉坐於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

作暮息今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欵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　楊維禎小傳曰維禎避地富春山張士誠累招之不往又忤達識丞相自蘇徙松築元圃蓬壺於松江之上海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屨殆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鉛粉狼籍或帶華陽巾披鶴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為神仙中人也　又顧德輝字仲瑛別名阿瑛淮張據吳避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　又王蒙字叔明畫山水師巨然得外氏法然不求妍於時為文章不循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隱於黃鶴山自號黃鶴山樵又袁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歸田後每背帶方巾倒騎烏犍往來峰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賦白燕詩最工人呼為袁白燕　又韓奕字公望絕意仕進與王賓友善偕隱於醫建文初姚善守吳造請之公望不踰中門於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菴入其室公望走楞伽山善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善太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姚廣孝序其詩曰公望

雖居市廛如處巖壑鑿國初吳中高士以賓與公望爲稱首　又沈周字啓南長洲人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筮之得遯之九五乃決意隱遯耕讀於相城里所居曰有竹莊修閒居奉母之樂先生風神散朗骨格清古碧眼飄鬚儼如神仙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彝鼎充牣錯列户牖填咽賓客牆進撫玩品題笑談移日興至對客揮灑煙雲盈紙畫成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風流文翰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之盛蓋莫過之者　又曰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之親支有托而

逃也風儀秀朗蹤跡奇譎元巾白袷以鐵笛鶴氅自隨善飲酒好談論所至傾動其士大夫嘗西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遂棲遲不去貴宏罷相訪之南屏山寺中值其晝寢就卧内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謝費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也

隱逸三

採薇

賣藥

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　後漢書韓康傳康嘗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賣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潛陵山中

露寢

皇甫謐高士傳焦先字孝然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後野人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

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晉書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又向栩傳栩好被髮是積久板乃有膝踝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　蔣徑蘇門嵇康高士傳蔣詡字元卿王莽為宰衡詡病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舍中三徑從竇不如杜陵蔣翁謝靈運詩惟開蔣生徑　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其姓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五帝三王之義不聽乃對之長嘯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鼓刀抱甕　魏公子列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又曰公子請朱亥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嵇康高士傳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曰枯槔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于胷則純白不備子貢愕然慚不對　外臣　壇通客　南史明僧紹傳帝謂僧紹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聯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句簨冠隱者以為榮焉移文請迴俗士駕而不起者謂之徵君一曰聘君　原　蝸廬呻吟　晉蟻陂漁釣　魏略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講火以自炙呻吟獨語裴松之云瓜當作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先許園舍形如蝸斗蔽故謂之瓜牛廬山堂肆考東漢鄰敬字次都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　原　吳市門卒　晉伊川田父　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後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山堂肆考唐郗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號伊川田父　結廬北渚　灌園東湖　唐書王績傳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率與相近宋史蘇雲卿傳詳上隱逸二　時稱

二逸　世目三高　遠史耶律官奴傳官奴與歐里部人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歉焉爲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史部趙傳趙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趙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遊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爲逍遥先生

柴車草屩　髽髮喜布袍　南史何點傳點父素有風疾無故殺點母至滅性及長感家禍絕婚宦雖不入城府然好狎人物遊無所與屈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　明黃姬水貧士傳王賓字仲光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髽髮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輒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兒隨焉郡守姚善往謁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坐帳無鶴　米桶有人　庾信小園傳坐帳無鶴支牀有龜一寸二寸之魚三竿而竿之竹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輟耕録呂徽之常逃名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聞閣中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勿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之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歎服問其姓氏不答皆詡曰當我農家安知呂處士刺船而去遠人尾其後識之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補中有人乃先生妻也試問徵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至彼果見先生之告以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至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酒至盡歡而散翼旦躡其縱則先生已遷矣

追逐雲月　左右琴書　元史金履祥傳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勿就宋將改兵爨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淡如也　北史隱逸傳序曰卑玩魚鳥左右琴書

傳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　隋書徐則傳則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

披裘釣澤　杖策入山　後漢嚴光

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
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　洗耳拭目　裂冕掛冠
高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
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
隱汝行藏汝光若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
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聞貪言負
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唐駱賓王疇昔篇掛冠裂冕
已辭榮南畝東皐事耕鑿　宋陳師正居遁遥谷高
終寂寞白有林泉堪傳何必山中事乃鄰帥正傳帥正
棲何心山中事乃鄰帥正傳帥正居遁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
茂松清泉太守馬崈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
傳酒泉太守馬崈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
而不見崈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
褁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
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翁鬱鬱蒼蒼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
有拂衣遠去之意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
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南史孔珪傳珪

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襍事門庭之
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
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雲溪醉侯　烟波釣叟　宋史种放傳放性嗜
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
侯　唐書張志和傳志和以親歿喪不復仕居江湖自
稱烟波釣叟陸羽嘗問敦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
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輕世肆志　抱道懷眞　史記魯仲連傳田單言魯仲連
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諂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魏明帝詔青州刺史曰管寧抱道懷眞潛海隅　三國志
隱形天外　獨行野中　三國志吾粲傳粲遷會稽太守
名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以屈伸爲神鳳以嘉鳴爲貴何必
詣粲敎曰夫應龍以隱形于天外潛鱗于重淵者哉　唐書陸羽傳羽隱苕
溪自稱桑苧翁閉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
衣草屨　蓬戶簞瓢　宋史南安翁傳漳州陳元中客居
門哭而歸故時人謂今掾與也　麻
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

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屢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書曰僕得曝背乎曉啟蓬戶時翺翔于林澤與鶴鳴于九皐安貞為樂無憂為福

結屋城南　築室市隱　姓譜明施德華性樸素能詩洪武中有司以明經累薦不就結屋數楹于郡城南自號城南小隱

劉基市隱齋記賈君性之居闤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為燕遊之所不高其垣不深其宮而接賓客之廬與鄰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

號賜

冲退　名錫中庸　宋史張詧傳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退也祖在潛邸受王命首傳旨諭特立歸田里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墜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山潛

水杳　鶴唳雞鳴　宋史蘇雲卿傳張浚曰雲卿風節高杳邈不可尋　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觀詩緬瑟滄洲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柏采棄芝草鶴唳清露垂潮早願言解纓紱從此無煩惱　雞鳴信

負琴攜壺　種花釀酒　宋史種放傳放幅巾採山藥以助飲往往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

游龍隱鳳　化蝶翔鯤　宋謝靈運逸民賦其見也則江總莊周頌玉潔蒙縣夢中化蝶水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此龍蟄

鑿穴為居　縫葉自蔽　唐書朱桃椎傳桃椎結廬山中夏則蘸冬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隱鳳其見也則陳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

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為鬻米若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後漢書臺佟傳佟隱于武安山鑿穴

為居采藥自給

竹溪六逸　吳江三高　新唐書李白傳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白沈歌號竹溪六逸

騎牛帶瓢　小學紺珠吳江三高范蠡張翰陸龜蒙

席松枕石　唐書史德義者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高祖閭其名名至洛陽傚稱疾歸

松牕蓬戶　疏圃蘭堂　姓譜宋胡澤安南史閣康之傳康之字伯愉詳隱逸二

棄紱遐悟于榮利與方雅深林處為忘年交所居松牕蓬戶人目為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陸雲逸民賦曾丘翳舊穹谷重深叢木振頴葛藟垂陰潛魚永汭嚶鳥來吟伊蔬圃于芝薄御蘭堂于芳林靡飛靡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

常蓄兩鶴　時乘一騶　史緯林浦傳浦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浦時時泛小艇游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飛鳴為客良久浦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云　姚書畦奇養傳奇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居司徒奏徵奇為其郎中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浩遂投詔書于奇懷奇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奇即還時乘一騶浩乃以奇騶內之廄中

冀相維繫奇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　驅豕不顧　祝雞有名　冊府元龜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牧豕于大澤中以養親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瑜特辟不行終于家鄉與志尸鄉有祝雞翁善養雞皆有名販賣雞卵獲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乘虛入冥　挫廉逃名

後漢書矯愼傳愼字仲彥少學黃老隱避山谷汝南吳蒼遺書曰神彥足下勤處隱屈何嘗不歎蓋鬪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避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為政推羊仲求仲從之遊世說蔣元卿舍中三徑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潁陽洗耳　箕山扇風　潁後漢書逸民傳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聊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隋書隱逸傳洪崖先生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結絮巖林　隋書徐則傳晉王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性沖元恰神虛白餐松飡朮棲息巖

山堂肆考唐鄭薰多之後告老號所居爲隱士

春韭秋菘　天梳日帽

鄉山中何所食顯曰顯菜食何味最勝顯隱君子田翁蔌一日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氣高瓊岳　志凌青雲

梁簡文何先生志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栝羽儵後漢書逸民傳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

蘆花織被　松子爲餐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潛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

小雲石海涯還江南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戍竟持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

魏書馮亮傳

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叢林甚得棲遲之適

蓬蒿滿宅　竹樹繞居

世說張仲蔣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徑三輔決錄曰蔣仲蔚少與同郡羊仲求好事皆從之遊仲蔚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梁書陶弘景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世說蘇養直隱京口結與閒與徐師川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于蘇是日養直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拈一子笑視師川曰有愧色

梁書陶弘景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童得侍于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奕拈一子　樓築三層

世說蘇養直隱京口結與閒與徐師川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于蘇是日養直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拈一子笑視師川曰有愧色

梁書陶弘景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童得侍于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卜築東澗　教授南山

梁書劉訏傳訏善元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

梁書馬樞傳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

後漢書逸民傳逯安字子瀾再知禮部辟寒俊士類多之後告老號所居爲隱巖蒔七松于庭自號七松居士

梁吳均齋春秋間顯隱居鍾山偏將軍王儉謂顯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顯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顯曰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日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岩歎不自知所適

梁簡文何先生志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栝羽儵後漢書逸民傳逯安字子瀾再知禮部辟寒俊士類多之後告老號所居爲隱巖蒔七松于庭自號七松居士

小雲石海涯還江南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戍竟持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

賣藥于錢塘詭姓名易服色人無知者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藥父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

元帝與劉智藏書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光汗馬翊周黨傳芳于太原松子爲餐蒲根是服　豹

唐書張志和傳志和始名龜齡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英以生草緣牆不流斤斧豹常棲牆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又陸龜蒙傳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浩然漁父江上丈人

依巖結宇　即林成樓　魏書鄭修後以高士召不至

慎蒙山樓志何許南凡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跡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元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若耶雲門寺後遷泰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構閣室寢處

給河東酒　賜曲江公

姓譜翁洮字子平作枯木詩以答詔德宗復遣使以曲江魚賜之宋理宗

追謚爲善慶之　俱遊五嶽　何假百城　後漢書向長傳長字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不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志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魏書逸士傳李謐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埽年少時欲隱語王濟當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南史宗少文傳武帝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晉書戴逵傳謝元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少爲師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宋史蔡元定傳子沉字仲默年僅三十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琴書與友　聖賢爲　漱石枕流　栖丘飲谷　世說孫楚欲隱王濟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

達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

南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

玩水石　眷戀松筠

住奔榆山栖雲精舍欣琉
傅測答豫章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筠輕迷
人路縱宿岩流有若狂者
今驥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烏哉

園丁最閒

唐書司空圖傳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
不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
既休而美具故曷才一官
休又少也惰長也幸老也
白日爲耐辱居士明席帽山人王逢小傳至正中臺
臣薦之辭疾辭避亂于淞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
築草堂以自居
自號最閒園丁

南山北　困閉困開

後漢書法眞傳眞性恬靜
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欲
以功曹相屈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
欲史之眞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晉書劉驎之
傳驎之好遊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
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開一囷閉水深廣不
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
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
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泉石膏肓　花木僚友

唐書

田游巖傳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令
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
霞痼疾者　山堂肆考宋方孚若有隱操新居成劉
后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

韜面被中　棲心天外

後漢書姜肱傳肱與徐穉俱徵
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
其形狀臥于幽暗以被
韜面而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
晉書索襲傳襲不應州郡之命敦煌太
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
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
以過也

荷擔入蜀　乘船歸吳

晉書董養傳永嘉
中洛城東北步廣
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
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
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
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
夜忽乘一小船逃
歸吳隱武丘山

巾褐山水　枕帶林泉

宋史代淵
傳淵晚年
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
與對略不及私　北史韋夐傳周文帝聞夐養高不仕

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鏞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覽對琴書蕭然自逸

一舉八薦　五辟三徵

晉書范喬傳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一無所就虞般佑高士傳劉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慕道潛事述作數十年不出門

鏞跡民伍　擊壤聖朝

宋書王弘之傳王弘為吏部尚書奏曰前員外散騎常侍瑯琊臨沂縣五柳先生陶潛考唐孔穎達擊壤歌序堯之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者

獵草　釣月耕雲

南史翟法賜傳法賜遠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棲身幽岩人罕見者如當遁以王憲東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翁獲慮致顛殞有傷戚化乃止山堂肆考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

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淮陽一老　東甌二徐

天中記漢應曜隱于淮陽山中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宋史徐中行子庭筠鄉人宗敬之以其父子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謂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于東甌說二徐之句

古東甌愈六名不應喜弈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

買石載鶴　伐薪汲泉

宋史張愈傳愈喜弈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山堂肆考邢和璞曾居終南山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是名士

猿啼庭下　鶴叫籠中

寶天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時猿尚書故實顧況志尚踈逸報時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

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還是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

有時宰相致之況以身出處非其志也

公何事獎狂生

宋史宇文之邵傳之邵字公南司馬光曰養志者忘於公南見之矣

顧祿位如錙銖　視軒冕若糞土

史繹宋松江漁翁傳翁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人部

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　玉巖居士裔白陽城

太白山人學宗老氏宋史陽孝本傳孝本學博行高隱于城西通天岩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要戲以為元德秀之流故軾詩有曰衆謂元德秀自稱孫一元眉宇炯炯魁岸獨立語委心其學爾

棲環堵陽道州嘉之也姓譜明嘗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家入太白山守中致虛因以太白山人自號

之室苔草沒堦　隨杞柳之陰兼葭葭為席世說江湛舉王景元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告絕足不踰域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堦于蠙陂之陽以漁釣自娛

晉周斐汝南先賢傳鄭敬居兼葭葭為席常坐于陂側以彈琴詠詩

嶺上雲多不礙仙家之日　屋頭山滿還通道者之溪唐李義山詩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猶多隱者雲

錦繡萬花谷遂珪詩曰種竹五七箇結茅三兩間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黃葉水去住白雲風往還生涯只此是道者少機關

躡綺皓之遐蹤棲遲巖竇　甘山林之杳靄徙倚衡門

宋史种放傳上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卿棲身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貢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　黃姬水貧士傳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好學不慕榮祖尼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

景怡之出戶鳥亦依人　顧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時猛獸為暴入屋害人而去晉書郭文傳文字文舉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世說顧長獨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郭文舉之居山獸不入屋　王氏

鐵高休豈有驚猿怨鶴　買山支遁自難拉許排巢

晉苑隱士高休居太白山上有白雲亭客至則擊片鐵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羣集亭下以為號號為喚鐵

孔稚圭北山移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北山移文曰將欲排巢父拉許由

隱逸四

原 湛冥 前漢書王吉列傳序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注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

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

晉 種瓜 史記蕭相國世家名平者故秦東陵侯

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遺璫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眞獨遠心與至德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

晉 鶴企 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

逃絕跡

隱侯 盧元明景帝每徵山堂肆考申屠有厓放曠雲泉名宋亮緱山詩

王弈拜隱侯

瓶隱 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

號瓶隱 鶴頭書 誠齋雜記鶴頭書古人用之以招隱士

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歲月耶即拂衣而去人謂蜘蛛隱

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原 土室四周 後漢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

晉 三葉肥遯 王僧虔吳地志

國鉦人父散騎常侍達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顗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遯爲海內所稱

存問 宋史种放傳祥符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存問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齎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

就山 宋史高懌傳懌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

南山三友

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蓋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詣舉沉淪草澤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

山人索價 高兩以諫官徵不起指李渤也

唐書隱逸傳王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

五斗先生

尋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續之閑居讀老易入廬山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遯跡廬山

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事沙門

一瓢掛樹 錦繡萬花谷許由居箕山惟有一瓢酌水掛于樹枝風吹瓢鳴以爲煩擲去之

逸情雲上 後漢逸民傳贊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往

柴門灌園 晉書汜騰傳騰去官還家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

妻梅子鶴 山堂肆考宋林逋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植梅數百本于山搆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爲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橫鶴亭以配之

棄鱗養角 尚齋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屢道敦學惟

茲潛隱棄鱗養角

大山小山 南史何胤傳初胤二兄求點並點爲大山胤爲小山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號栖遯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謂何氏三高

白衣尚書 梁書何胤傳高祖勅給胤白衣尚書祿俸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

林下神仙 天中記張今問本唐興人隱居不仕與杜光庭詩曰試問朝中爲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白晝熙

池魚呼名 山堂肆考盧渡世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何滅驃騎 世說何充字幼道中興書曰何充之冬仕答曰子第五之名何必滅驃騎勸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

煉食雲母 列仙傳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煉食雲母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羽化而去

虎渡龍洲 山堂肆考宋張景荊州府公安人仁宗召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雲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

六逍遥館 清異錄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遥

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止稱前進士

五代史梁震唐末登第開平間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人部四十九 隱逸五

原詩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眞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淪興南岑雖無箕畢期庸寸自成霖澤雖登龍雖寒猿攀條吟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廻淵可比心養眞尚無爲道勝貴陸沈遊思竹素

園寄心翰墨林　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途橫古今巖穴無結搆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崗丹葩耀陽林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補】阮籍咏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原】陸機招隱詩曰明發心不尸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容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朴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補】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絶跡窮山裏鵾鷄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濯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從俗爲周才索居爲偏智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陶潛歸田園居詩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

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又雜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　又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歸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又讀山海經詩曰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蘇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曰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遶迤傍隈隩逕遶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緬川渚屢遷復乘流翫迴轉蘋萍迕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葉卷謂初生未展）想見山阿人薛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龍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異音如江遊魚魚有浮沈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

城市歸來事耕織鑿戶闢嶕嶢開軒望蘄前激水篽前溜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鶯高梧巢綠鬟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極髣髴玉山隈想象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駈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胷臆　范雲答句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烟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眞士被褐守沖元石戶棲十秘金壇謁九僊乘鴻方履漢鸞鶴上騰天　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松柏酒自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弘讓詩曰試遂赤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徵賴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儻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庾信奉和趙王隱士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賴川灞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阮籍惟長嘯嵇康詠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轉山花燄火然雖無

亭長識終見野人船　又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齧
缺榮溺偶長沮蘂林負日卧麥隴帶經鋤自然曲木几
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澀路低
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籐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
仲蔚廬　唐張九齡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詩曰昔
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跡爲
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道在紆
宸瞻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李頎漁
父歌曰白頭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
江濱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

春持竿湘岸竹爇火廬洲新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
于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眞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王維桃源行曰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
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
開曠望旋平陸遥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
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
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
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
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
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

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行自
謂經過路不迷誰知峯壑令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
溪幾度到雲林春來徧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又送友人歸山歌曰山寂寂令無人又蒼蒼令多木羣
龍令滿朝君何爲令空谷文寡和令思深道難知令行
獨悅石上令流泉與松間令草屋入雲中令養雞上山
頭令抱犢神與棗令如瓜虎賣杏令收穀愧不才令妨
賢嫌既老令貪祿誓解印令相從何詹尹令可卜又
曰山中人令欲歸雲冥冥雨霏霏水驚波令翠管靡
白鷺忽令翻飛君不可令寒衣山萬重令一雲混天地

令不分樹晻曖令氛氳猿不見令空聞忽山西令夕陽
見東皐令遠村平蕪綠令千里眇惆悵令思君　又蒼
張五弟詩曰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
關終日無心長自閒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
還　又輞川閒居詩曰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
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旅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
陵子桔槔方灌園　又訪呂逸人不遇詩曰桃源面面
絶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
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
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又鹿柴詩曰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又竹里館詩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又田園樂詩曰採菱渡頭風急杖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西舍黃粱夜春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高適東谿草堂詩曰水深巖子釣松挂巢父衣雲氣轉幽寂谿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詎所希自惟負貞意何歲當食薇　李參漁父詩曰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孟浩然夜歸鹿門歌曰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

杜甫送孔巢父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曰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常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

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又題張氏隱居詩曰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鱣潑潑春草鹿呦呦杜酒頻勞勸張黎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又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細水曲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又題張氏隱居詩曰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氷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賈島題李凝幽居詩曰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又尋隱者不遇詩曰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宋之問陸渾山莊詩曰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又春日山家詩曰今日遊何處春泉洗藥歸悠然紫芝曲畫掩白雲扉魚樂偏尋藻人閒屢采薇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違　張籍和盧常侍寄華山隱者鄭氏詩曰獨坐三

峯下年深學煉丹一間松葉屋數片石花冠酒待山中
飲琴將洞裏彈開門穆遠竹剪草出幽蘭荒壁通泉架
晴崖曬藥壇寄知騎省客長向白雲看　祖詠蘇氏別
業詩曰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
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
禽　李白尋雍尊師隱居詩曰羣峭碧摩天逍遥不記
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
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　又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
曰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又贈孟浩然詩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
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
徒此挹清芬　又贈楊徵君鴻詩曰陶令辭彭澤梁鴻
入會稽吾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
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又山中問答詩曰問
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
有天地非人間　又登廬山五老峯詩曰廬山東南五
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　常建宿王昌齡隱居詩曰青溪深不到隱處惟
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

紋余亦謝辭去西山鸞鶴羣　許渾寄題商洛王隱居詩曰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尋蜂收野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花滿石牀

又題韋處士山居詩曰劚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荳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渡稀不堪碁杵動應解剪荷衣　秦系獻薛僕射詩曰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歌自采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反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盧綸酬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詩曰聞逐樵夫閒看碁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青囊錄願得相從一問師　劉長卿尋張逸人山居詩曰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浮來落花　又尋龍井楊老詩曰柴門草舍絕風塵空谷耕田學子眞泉咽豈勞經隴地山深不覺有秦人手栽松樹蒼蒼老身卧桃源寂寂春唯有胡麻當雜黍白雲來往未嫌貧　溫庭筠題李處士幽居詩曰水玉簪頭白角巾瑤琴寂歷拂輕塵穗陰似帳紅薇晚細雨如烟碧草春隔竹見籠疑有鶴捲簾看畫更無人南窓自有忘機友谷口空稱鄭子眞

鄭常寄邢逸人詩曰羨君無外事日與世情違地僻人稀到溪深鳥自飛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疇昔江湖意如今憶共歸　郎士元贈強山人詩曰或棹孤舟或杖藜尋常隨意釣前溪草堂竹徑在何處落日孤烟寒渚西　白居易池上篇曰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安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魚在沼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

吾將終老乎其間　于武陵贈王隱山人詩曰石室掃無塵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浮世幾多事先生應不聞寒山滿西日空照雁成羣　朱灣尋隱者韋九詩曰尋得仙源訪隱淪漸來深處漸無塵初行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四面雲山誰作主數家烟水自為鄰路傍樵客何須問朝市如今不是秦　王貞白題巖光釣臺詩曰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巖陵愛此水下視漢公卿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應嫌渭濱叟匡國祇論兵　李商隱題鄭大有隱居詩曰結構何峯是喧閒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偃卧蛟

蟠室希夷鳥獸羣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一李羣玉送隱者歸羅浮詩曰春山杳杳日遲遲路入雲峯白犬隨兩卷囊書留貰酒一柯樵斧坐看碁蓬萊道士飛霞札清遠仙人寄好詩自此塵寰音信斷山川風月永相思一張志和漁父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漁父詩曰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王定是非山中客別酒主人詩曰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宋王禹偁題張處士幽居詩曰雲裏寒溪竹橋野人居處絕塵囂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閒把道書尋晚逕靜攜茶鼎洗春潮長洲懶吏頻過此爲愛盤餐有藥苗蘇軾寄題刁景純藏春塢詩曰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滿階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詩曰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又訪隱者詩曰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碁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

人間總不知　林逋孤山隱居書壁詩曰山水未深猿
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
結盦　陸游隱者詩曰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
爲糧如蜜蠭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枝紅屋破見青天盤
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
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
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荅但見醉髮
覆面垂鬢鬆　又春晚村居詩曰澆書滿把浮蛆甕攤
飯橫眠夢蜨牀莫笑山翁見幾晚也勝朝市一生忙東坡
先生謂卯飲爲澆書李
黃門謂午睡爲攤飯　又春日小園雜賦曰市塵不

到放翁家繞麥穿桑野徑斜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
得一分花悶從鄰舍分春甕閒就僧窓試露芽自此年
光應更好日驅秋馬聽繅車　又初歸雜咏詩曰雪滿
漁蓑雨墊巾超然無處不清眞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
故應無兩人騎馬每行秋棧路喚船還渡暮江津酒樓
僧壁留詩遍八十年來自在身　又初夏閒步村落間
詩曰薄雲籠日不成晴野水通池漸欲平綠葉忽低知
鳥立青萍微動覺魚行醉遊放蕩初何適睡起逍遥未
易名忽遇湖邊隱君子相攜一笑慰餘生　又戲遣老
懷詩曰舊習家風號散人晚承恩詔賜閒身放狂泥酒

都忘老厚價收書不似貧霜曉方驚羣木脫春晴又喜
一花新先生偶出人難遇陌上爭先看角巾　又初春
幽居詩曰滿榼芳醪手自攜陂湖南北墅東西茂林處
處見松鼠幽圃時時聞竹雞零落斷雲斜障日霏微過
雨不成泥老民不預人間事但喜農疇漸可犁　元薩
都剌題劉渙中隱居圖詩曰放光山下結茅廬光照山
人夜讀書童子抱琴隨白鶴鄰翁看竹借籃輿門前秋
葉從風掃屋後春田帶雨鋤自笑天涯倦遊客十年未
有一廛居　倪瓚題孫氏雲林小隱圖詩曰天地飄搖
一短蓬小窓虛白地爐紅脩然忽起梨雲夢不定仍因

柳絮風鶴影襷褷襜褕上下鹿远音航說文曰凡獸迹車迹爲远散漫屋
西東杜門我自無干請開窻芭蕉入畫中　明劉基太
公釣渭圖詩曰璇室羣酣夜璜溪獨釣時浮雲看富貴
流水澹鬚眉偶應非熊兆身爲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千
載使人思　練子寧題黃彥成雲林小隱詩曰有客素
肥遯幽居愛林廬結屋依陋巷種瓜遶城隅浮雲南山
來清陰覆其閭老柳帶寒色芳蘭露春腴窓深不知曉
樹密室自虛甘貧意自適守道樂有餘娛賓非旨酒飽
食但園蔬流水赴大壑翔禽戀高株物性各有遂誰能
常晏如　陶宗儀樂靜草堂詩曰屋遶芙蓉九疊屏日

長客去掩閒庭巖花暖傍疎簾落階草晴分汗簡青溫
火試香刪舊譜汲泉煮茗讀遺經江南定有徵賢詔太
史方占處士星 高啓青丘子歌曰青丘子臞而清本
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
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劒任羞澀有書任縱橫
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
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傍人不識笑且輕謂是
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絶咿
嚘鳴朝吟忘其飢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
醒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

不憂回也空不慕荷氏盈不慙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
問龍虎苦戰鬬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
行斷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入極遊心兵
坐令無象作有聲微如破懸蠶壯若屠長鯨清同汲流
灑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
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
山爭星虹助光氣烟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太
羹世間無物爲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
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
山老人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歇

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佩還瑤京（至正時啓隱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又贈金華隱者詩曰我聞名山洞府三十六一一靈跡紀眞籙金華秀出向東南遠勝陽明與句曲樓臺縹緲開烟霞天帝賜與神仙家靈源有路不可入但見幾片流出雲中花子房之師赤松子三千年前亦居此飛行恍惚誰解尋漫說至今猶不死松花酒熟何處遊瑤草自綠春巖幽羣羊卧地散如石老鹿耕田馴似牛聞有隱君子乃是學仙者自從入山中不曾到山下世人莫知其姓名以山呼之不敢輕樵夫忽見苦未識識疑便似黃初平嗟我何爲在塵網遠望高峯若天壤茯苓夜煮倘許餐鐵杖來敲石門響　宣宗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暐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汝其余輔　又招隱歌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六相兼皐夔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廈豈是一木爲況予涼薄資九五承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翼王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才抱德者蕭散幽閒樂其樂扣舷清歌弄綠水結巢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鶴飛翠蘿搖曳春風時朝饑黃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

什吟詠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材將有爲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咨求忘日晏嗟爾賢人何樂空谷有蓁幡然起畝敭歷巖何嘗終阪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復興南陽旱歲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爲徘徊石泉漱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爲爾開脫却芰荷衣珪在青澗隈翩翩命駕浦輪來黃金如山高築臺待爾爲咏臺與蒙無爲令我悵望思難哉　楊維禎訪倪元鎮不遇詩曰霜滿船蓬月滿天飄零孤客不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蹈海深慙魯仲連萬里乾坤秋似水一窓燈火夜如年

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蘇門二頃田　謝榛訪葛徵君詩曰西城閒訪葛洪家籬落秋餘白荳花高枕自知無俗夢數椽茅屋在煙霞　又寄武當山張徵君詩曰辭官身寄楚天涯石室燒丹別是家七十二峯春雪裏杖藜隨意看梅花

【原】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兮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兮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既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

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且迴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旨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規模苟縱心于域外焉知榮辱之所居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奧處以城邑春遊放于外廬歸郊郭之舊里託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鵠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逍遥于洛濱聊相佯以縱意目白砂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棲遲衡門鵠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

瞻高鳥之凌風臨脩魚于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于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陸機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乎元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與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沈冥以絶緒豈世網之能加　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嘉遯賦與余者余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尸靜波仰羣軌以遥企頓駿翮以婆娑寄沖氛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澗浴凱風于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

修之髣髴覿幽人之所過抱元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喻余于是葬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絶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貴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于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迹于餘足　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一谿之美豈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乃為賦曰世有逸人棲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

淡浩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于咏言滅絶景于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翳脩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嬰鳥來吟仍蔬圃于芝薄即蘭堂于芳林靡飛飇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于神造咏幽人于鳴琴　孫承嘉遯賦曰有嘉遯之元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辟荔于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修綸于迴瀾臨崢嶸而式隆泝清風以長嘯咏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元陰形猶與以徙倚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丘中以草音于是混

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夷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鮪鱮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咏休遐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元芒任吉凶而靡錄

晉潘岳秋興賦曰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湧湍于石間兮菊揚芳乎崖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儵之瀺灂遥遥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原宋謝靈運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眞荒聰明以削智遯支體以逃身于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寂荒帳成烟水縱橫以觸石日參

差于雲中飛英明于對溜積氤氳而爲峯推天地于一物橫四海于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襟　梁簡文帝元虛公子賦曰有元虛之公子輕減啓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迴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于元境意飄飄于白雲追寂圖而逍遥任文林而佚宕忘情于物我之表縱志于有無之上不爲山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　陸倕思田賦曰歲聿忽其云暮庭草颯以委黃風颼颼以吹隰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于是蹰躇徙倚顧景興懷魂煢煢以至曙綴予想于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洎乎

江隈出郭門而東驚入溆浦而南迴爾乃觀其水陸物
產原隰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迴江對千
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開日登桑而先見聽鳴嘶之寒
雞弄羞池之春燕臨場圃以築館對檻軒而鑿池集游
泳于階下引朝派于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
移雜青莎之靡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
生其如寄苟有胸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
欲兼絕仁而棄智忽學步而舉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
苑而竊高仰疆臺而慕義歷四時于游水馳三稔于申
瞻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實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
身之地況乎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稽康鍛竈既暖而
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責瑣西漢王
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
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
居之樂爾乃窗室徘徊聊同鑿坏牖間露落柳下風來
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棃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
有敬側八九丈縱橫數百步榆柳兩三行棃桃百餘樹
撥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遥有翳兮不驚雉無羅
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貍

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茵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敞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蓍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唐王勃遊北山賦曰嗟大道之氏多見人情之委社禮費臣于千儀易勞心于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源之浸長鳥何事而嬰羅魚何爲而在網生物詭隔精靈惚恍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六年而遐想有是夫況吾之不如先達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爲娛遂披林檛進步跂隘連峯雜起複嶂環紆歷丹危而尋捷逕攀翠嶮而覓修塗聳飛情于霞道振逸想于煙衢重林合沓以齊列崩崖磊砢而相扶觀森沈于絶磵視晃朗于高隅自謂搏風颺而出埃壒邈若朝元宮而謁紫都碧巒之下清溪之曲望隱隱而纔通聽微微而不屬眷焉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遭廻視橫煙而斷續古籐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髣髴靈蹤依稀仙躅竈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玉石室幽藹沙塲照燭松落落而風迴桂蒼蒼而露滌

月未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旭喜方外之浩蕩歎人間之窘束況乃幽谷藏眞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逢閬風之逸客直蓬萊之上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而負薪荷衣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昆丘一作若礪渤海揚塵栽碧奈其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淪　皇甫松大隱賦畧曰掩蓬扃開茅屋几案詩書形骸土木雖捉襟而露肘終擊壤而鼓腹有酒劉伶無妻牧犢花霏霏而晚紅草萋萋而暮綠春水兩派晴山數曲吟四首以愁濃舉一觴而歡足波激石而瀛溶竹合烟而樸簌倚杖則手放青鳩

脫帽則髮辭斑鹿養牛不乘生雞懶祝廼步重水常趨遥林奇峯嵬嵲古木森沈泉出山而漸淺雲入洞而愈深遇清風而藉席對緑篠而開襟垂蘿窗裏以樛結連蠻菌蠢而相尋望去鶴于沙尾見歸龍于水心青苔潤而饒露碧梧欹而足陰松脂滴酒樹癭臺琴山席平鋪而葉墜書卷橫開而露侵廻首遥壑松蘿漠漠曲逕抱雲根斜陽遠山脚瀑近疑懸峯危欲落歷斷岫而崢嶸入疎林而綺錯委葉交扶盤根相閣野鼠鬬于林梢山雞鳴于叢薄朝常擁未暮或垂綸山泉鳴而入夜洞花寒而變春閒遊詣野蔬食慣貧盤中之周生紫蓼嶺上

之陶公白雲野岸波澄蓬門露曉徘徊綠水之際瀟灑青林之表杞根成狗蘿葉垂蔦山鹿奔而草低野鶴飛而荏裊溪外負薪田中荷篠鶉披子夏之衣蛙鳴稚圭之沼隴畝連延桑麻繚繞入崦而朽竹芟疎出溪而茅茨稀少依林釐以終焉經沼汜而流連花披籬而綿絡瀑鳴山而布懸潭中則赭魚躍日洞裏則沈鹿叫烟遇山客以停杖逢沙禽而駐船槎崩水沒樹空籬穿雉雊霧旦鼉鳴雨天灌於陵之藥圃耕彭澤之黍田偷閒散于一日役筋骸于百年開山決水澆蘭蒔芷移風桂于嶺頭種煙篁于澗裏山廩空而鼠喧野浪高而鷗喜或曲岸而流觴或平崖而隱几慨焉懷古中心如醉憶躬酒之步兵想能詩之都尉先生則五斗成文君王則七言見志陸機之價難偕鄭衆之心莫遂古人往矣吾將已而諒紛紛于來者欲停觴而遲誰鑒往行之得失悟前賢之是非今昔茫茫興衰運長超然委命于何不臧亦何悲于麟獲亦何嗟于豹藏薜葉離披之島槐根擁腫之塲白鷗兩岸青莎一牀遇四老而極逸逢七賢而甚荒露濕書笈塵生藥囊楊子袍穿仇生室方結痛飲之山簡就蔬食之亥唐我有遐說超然自悅鄙文馬與華軒況金臺之玉闕門何山而不對水何徑而不通雲

歸則千峯臥綠桃飄則一川踏紅南灣漁者東郊老農形骸坐類襟帶自同或刺舟而共去或駕犢而相從采藥于巖下行歌于里中兒童目以癡叔鄉人指作愚公怪辭誦之徑狹笑孫登之室空

晉詔漢光武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　魏明帝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俾古廉白可以風世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返乎

梁沈約爲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

書曰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東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炤知我縱恣散誕不媚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近復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

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蔬菜黍稌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息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掘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于舟中咏大謝亂流趨孤嶼之句恥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爲巧不必與悠悠閑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旁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 明李東陽與方石先生書畧曰司成之薦輿

厚時風卿必斟酌化原丹青王度以沃朕心 宋天禧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郵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常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贈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

原 敕梁沈約爲武帝與謝朏敕曰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

武各修厥職羣材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登朝必不使璧昂虛往蒲輪空歸 明宣德六年招隱敕曰朕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夫枉已求舊非志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爲國重臣舉賢爲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爲空言可也 天順元年敕處士吳與弼曰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弘畧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審矣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

原表 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竊見東萊管寧東修著行少有令稱遭亂浮海遠客遼東于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簞食瓢飲過于顏子

漏屋徹衣踰于原憲可重之以元纁聘之殊禮也

晉桓溫薦譙元彥表曰臣昔奉役有事西土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畀泥之墟（庶幾得之也左傳魏絳曰昔后羿棄武羅伯夏季之賢人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忘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宋太宗敕太守以安車軟輪迎陳摶摶表謝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

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深淺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明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順愚衷

晉疏晉皇甫謐讓徵聘疏略曰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

人綱不開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皐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下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仰迫天威扶輿就道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麩音黃小麥屑皮也粱之雕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聖明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壤俊索隱于傅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　魏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等薦管寧疏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徵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昔高宗刻像營求賢哲周文落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未引致非所以遵奉明訓繼成前志也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勵俗獨行若寧者矣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于揚歷也雖出處

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原啓梁何胤荅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棲息丘壑秀水清潭于茲永已　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于前叔夜士安書高塵于後雖去取異情羣畧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合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

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軌思自罄盡

晉袁宏東征賦運與廬陵王義眞戩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承先業浙湖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原書晉辛曠與皇甫謐書畧曰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夠文人之耿介忘宦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　皇甫謐答辛曠書畧曰箕山之叟超跡于帝堯之世首陽之老抗操于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于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　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畧曰康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亮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

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談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原梁昭明太子與何胥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渺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軫軸心往形留于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恥精義味元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 劉孝標與宋

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卹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鎩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鎔範而荊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圓空桑麻田無負郭傴僂翁肩以斯故爾今賢弟實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落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夢跗若是吾

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徽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
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
坦先生幸其勗與　陶弘景荅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
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
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
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
者　又荅虞中書書曰棲六翮于荊枝望綺雲于青漢
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端志交
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闕而心
期岱嶺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

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于一致
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已相與
共憂褐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逮及暇
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修也　又荅趙
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
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
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蝘俗自致雲霞
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
切松煮术此外何務　隋晉王廣鎮揚州手書召徐
則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

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曉義理頗
味法門悅性沖和悟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
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
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
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體道休
逸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
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
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東帛貴然來思不待蒲
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　唐李白上安州裴
長史書畧曰白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
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
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
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王維與裴迪書
曰近臘月中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北涉元灞清月映
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
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
獨坐童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
濕青皐麥隴朝雉斯去不遠倘能從吾遊乎非子天機
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王績荅刺史杜松之書畧曰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為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咏招隱之詩惟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為樽仲秋則菊花盈握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為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　又荅馮子華

交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退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逕若有道映丘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還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賓几杖開東序而授衮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增高祖詔何點曰昔因多暇得訪遺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于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

入也　唐明皇徵盧鴻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賓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宋太宗詔种放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棲身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踪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賁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

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以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標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邈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于左右也況剡章一入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扆以厘顧注而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爲薦藁之所屬見特加優擢出于常格于是朝野內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爲勸駕所迫僕則以爲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甚懇迫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採

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
不幡然就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于處
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
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
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生平未盡之志
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
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
强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